

那一抹醉人的红

○ 赵素霞

我第一次见到红彤彤的冰糖葫芦，是八岁那年。有一天，我跟着母亲去赶集，在集市的一角，忽然一抹醉人的红直撞我的心窝。那红彤彤的冰糖葫芦晶莹剔透，挑逗着我的味蕾，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贪婪地注视着它。母亲看着我的眼神，什么也没说便把手伸进衣兜里，摸出一角钱递给我。我接过钱，满心欢喜地买了一串冰糖葫芦。

我将顶端那颗又红又大、冰糖最多的果子递给母亲吃。母亲不吃，理由是怕酸、怕粘牙。我知道母亲其实是不舍得吃。我拗不过母亲，开始独自吃了起来，先舔一口冰糖，接着歪着头小心地咬

一口，晶莹透亮的冰糖立马碎裂开来，再咬一口山楂，酸甜味沁人心脾。我一边高兴地吃着，一边问母亲：“妈，这么好吃的冰糖葫芦，是怎么做成的？”

于是母亲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相传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冬天，有一个叫李大嘴的赶车人在雪地里苦苦等待雇主乘车。寒风凛冽，李大嘴的手被冻得通红。正当他快要放弃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声音传来：“我太冷了，能不能用你的口袋暖暖手呢？”李大嘴闻声抬起头，看到一个瘦弱的老人被寒风冻得瑟瑟发抖。李大嘴心生怜悯，二话不说，立即将老人的手放进自己

口袋里。见李大嘴这么善良，这位老人便把自己制作冰糖葫芦的秘方教给了李大嘴。

老人告诉李大嘴，制作冰糖葫芦最关键的环节是熬糖。火大了，冰糖就糊了，蘸在山楂上不透明；火小了，冰糖粘牙，蘸在山楂上发白，没有水灵劲儿。锅里的糖水被熬制得越来越稠，先起大泡，后起小泡，等小泡消失后用筷子蘸一下，如果能微微拉出丝来，就意味着糖稀（即糖浆）熬好了。这时，将穿成串的山楂在锅里迅速转一圈，让山楂裹上薄薄的一层糖稀，随后放到光滑的、经过冷水浸泡过的木板上冷却定型，一串冰糖葫芦便

做好了。

李大嘴学会了制作冰糖葫芦的方法，并将技艺传授给了乡亲们。从此以后，每逢冬天到来，人们便用这种方法制作酸甜可口的冰糖葫芦。

如今，街头巷尾售卖的冰糖葫芦，除了用红红的山楂做的，还有用葡萄、橘子、草莓、苹果做的，花样繁多，看起来更加诱人。

在寒冷的冬天，我们不妨品尝一串美味的冰糖葫芦，回味一下那古老而又美好的传说，感受冰糖葫芦带给我们的那份独特的温暖。



舟行碧波上

高文静 摄

周末回老家，走进胡同，从西到东，没有见到一个人。突然觉得胡同里好静，静得让我难过。以前热闹喧嚣的胡同，居然只剩下阳光和南来北往的风，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温暖，再也没有了串门、借东西、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我几次出门张望，都没有看到熟悉的脸庞，冷冷清清的胡同，已找不到几十年前的感觉。

那年暑假，我家还没有电视，晚饭后就去看电视。去大娘家看电视的不只有我，还有大娘家对门的大婶儿、我家对门的朋朋和他的小侄子、我同学小志和他弟弟小友、大娘的亲戚等人，满满当当地坐了一院子，大娘家俨然成了一个小小电影院。大娘性格温柔，从来就不嫌吵，也不嫌麻烦。

记得小时候，对门嫂子的几个孩子经常到我家玩耍，有时到了饭点也不回家，就在我家随便吃点。那时玩具很少，我家的锅碗瓢盆都曾经是他们玩耍的“乐器”，咣当咣当响个不停，非常热闹。邻居大娘家的压水井，曾经是整条胡同的人共用的压水井，大伙都挑着水桶去她家压水。那时的生活虽不富裕，但胡同里的人和人与人之间走得很近，张家借孟家一碗米，孟家借张家一瓢面，邻里间友好相处、互相帮助。孩子们打架了，转眼间又和好如初。我就是在这样的胡同里长大的，虽然当时缺吃少穿，但现在回忆起来，心中却是满满的幸福。

后来，小孩子们都长大了，外出上学、工作、成家立业，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有些老人陆续离开老家，去孩子家帮忙，长长的胡同只剩下几位老人守护着，他们盼望过年过节时孩子们能回来，胡同像以前一样充满欢声笑语。但热闹过后，一切又恢复宁静。几位孤独的老人，每天不厌其烦地聊着过去的故事、子女们的工作、孙辈们的成长。

这条胡同，曾是我的精神家园，我会常去看看它，不让它那么孤独。

孤独的胡同

张明霞

一树春风属杏花

○ 耿仁亮

乡野间，春天最常见的花是杏花、桃花、梨花、油菜花。

在我的故乡，最早开的是杏花。早春时节，说不定哪一天，就有一两朵杏花突然冒出来。粉红色的花朵，即便很少，也能让人眼前一亮。

故乡的杏树林，是整个村庄中最美丽的地方，而杏花绽放的春天，成为我心中最美好的记忆。登高远望，一树树喷香的杏花相拥相融、互衬互映，整个村庄像是被一团团粉色烟雾所笼罩，朦胧、迷离，如梦如幻。

让我百听不厌的，是我家院内那棵老杏树上各种鸟儿的欢唱。在红白相间、耀眼夺目的簇簇杏花中，小蜜蜂们在忙着吮吻，小麻雀、小燕子来回穿梭，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鸟儿，也时不时飞过来参与合唱。整个院

子热闹极了。

春日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一枝杏花从一户人家的黄土墙上斜斜地探出头来，像满含笑意、羞涩的少女的脸，再现了“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意境，让整个春天变得格外美好。古往今来，杏花是守村花、家常花，内敛、懂事。即便“一枝红杏出墙来”，它的心也没走远，在墙外探头探脑地替主人看家呢。

杏花烂漫的时节，最难忘的是下雨天，我每次走到那烟雾缭绕的杏树下，心中就涌起一股莫名的喜悦感。连绵的春雨，会让赏花人的心境也潮湿起来。

那一树杏花，开在春风里；这一树杏花，开在诗行中。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只一个“闹”字便描绘出了

春天的热烈奔放。可见，杏花是春天的宠儿，杏花开的时候，春天便到了。读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时，眼前浮现出的是那穿着印花布衣服的美丽少女在青石板小巷里行走的曼妙身姿。

浅浅晨雾里，晶莹的露水打湿了杏花。沐浴在春光里，嗅着杏花的幽香，满眼都是盎然春意。我不知道村庄外的杏树是谁栽的，只知道年年春光里，一棵棵杏树守护着村庄的安宁，有了这些开花的杏树，四野八荒就多了几分温情与诗意。

一院春色半院花。写到这里，脑海里又叠印出故乡的老屋，无拘无束的孩提岁月，在记忆中清晰呈现。

故乡的那片杏树林，我心中的梦！